

中国方言学报

第四期

- 调名琐议 李小凡
- 闽南方言韵书与闽东方言韵书音系比较研究 马重奇
- 崇明方言的[hf]声母 魏钢强
- 古今通语、方言与外语的音转及对音探讨举例 谭世宝
- 平话中古精组、知照组读音研究 王 琼
- 中古韵母在海南东方付马话中的演变 刘新中
- 流摄一三等韵在徽州方言中的分合研究 陈 瑶
- 来母三四等字在部分方言中今读塞音的音变分析 张 凌
- 论合肥话[i]韵的舌尖化 侍建国
- 汉语方言中的“是”字句 谢奇勇
- 涪陵话表假设义的“是”及相关问题 王 燕
- 香港粤语“V落”的语法特点 谭雨田
- 澳门粤语中的葡语借词研究 孙锡亮
- 粤语区外来专名称谓变异初探 区 靖 张丽红
- 汉语的“多”字与闽南话、客家话对应词比较研究：“构式”分析法
..... 张淑敬
- 人工统计与计算机计量对广西汉语方言分区结果对比 谢建猷 张 宗
- 从粤方言字的优化看现行汉字的优化 邓景滨 董月凯
- 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俗字研究 王建设
- 广东人在澳门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认同 张 琨
- 从秦始皇书同文谈起 李长森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方言学报

第四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方言学报. 第四期 /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817-1

I. ①中… II. ①全… III. ①汉语方言—丛刊 IV. 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603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FANGYÁN XUÉBÀO

中国方言学报

第四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817-1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定价: 32.00 元

编辑说明

本期发表的文章是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5届学术年会(2009年,澳门)的论文,个别篇目是特约稿。所刊出的各篇均通过匿名审稿。

本期执行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冯爱珍 李 蓝 麦 耘 沈 明 项梦冰 赵日新

编务:

李 琦

对各位匿名审稿人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谨致谢忱。

目 录

调名琐议·····	李小凡	1
闽南方言韵书与闽东方言韵书音系比较研究·····	马重奇	13
崇明方言的[hŋ]声母·····	魏钢强	37
古今通语、方言与外语的音转及对音探讨举例		
——以粤闽等方言的音转及对音的原词探讨为中心·····	谭世宝	43
平话中古精组、知照组读音研究·····	王 琼	53
中古韵母在海南东方付马话中的演变·····	刘新中	64
流摄一三等韵在徽州方言中的分合研究·····	陈 瑶	70
来母三四等字在部分方言中今读塞音的音变分析·····	张 凌	77
论合肥话[i]韵的舌尖化		
——兼论历史语言学的“奥坎剃刀”原则·····	侍建国	90
汉语方言中的“是”字句·····	谢奇勇	101
涪陵话表假设义的“是”及相关问题·····	王 燕	110
香港粤语“V落”的语法特点·····	谭雨田	119
澳门粤语中的葡语借词研究·····	孙锡亮	130
粤语区外来专名称谓变异初探·····	区 靖 张丽红	144
汉语的“多”字与闽南话、客家话对应词比较研究：“构式”分析法·····	张淑敏	152
人工统计与计算机计量对广西汉语方言分区结果对比·····	谢建猷 张 宗	162
从粤方言字的优化看现行汉字的优化·····	邓景滨 董月凯	175
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俗字研究·····	王建设	187
广东人在澳门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认同		
——以广东籍学生为例的个案分析·····	张 琨	193
从秦始皇书同文谈起		
——关于汉语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李长森	201

调名琐议

李小凡

(北京大学中文系 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lixiaof@pku.edu.cn)

提要 调类命名可以只从共时角度采取调位命名法或调值命名法,也可以采取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四声命名法,不同的调名各有其用,无高下之分。汉语方言学界为便于方言比较和古今比较,普遍采用四声命名法。赵元任指出:“各地每调叫什么名称大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时候也得有一点斟酌。”本文结合实例对四声八调的分合及其调名问题略加斟酌。

关键词 声调 调名 四声命名法 阴阳调 全次调 上下调

汉语方言的调类可以从几种不同的角度命名。一是只考虑调类的个数,用数字编号命名,这是最纯粹的调位命名法,例如普通话的四个声调称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二是调值命名法,例如称普通话的声调为[˥]55 调或高平调、[˨˨˨]35 调或高升调、[˨˨˨]214 调或降升调、[˥˥˥]51 调或高降调;三是着眼于调类的历史来源,根据古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和清浊两种声母的配合关系来命名,可以称为四声命名法,例如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以上几种命名法各有其用,并无高下之分,也不互相排斥。四声命名法既要依据音位学原理考察调类的共时分布状况,又要依据历史语言学的原理理清古今调类的历时对应关系,但“各地每调叫什么名称大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时候也得有一点斟酌”。(赵元任,1928/1956:75)四声命名法为汉语方言学界普遍采用,但对调名很少加以斟酌,笔者拟就所见之调名问题试加斟酌。

四声命名法的典型案例是今方言有八个声调,分别来自古平上去入四声,并且各分阴阳两调,今调类就以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命名。但是,汉语方言今调类的实际数目从 2 个到 12 个不等,有些方言四声不全、阴阳不齐,少于 8 调的方言通常是某些调合并了,多于 8 调的方言通常是某些调依声母清浊之外的

其他条件分化了,此时调名就要根据归并或分化的不同情况来确定,下面结合实例分别讨论。

壹 调类分化按分化条件命名

1.1 阴阳调

古平上去入四声最常见的分化条件是声母清浊,清声母字为阴调,浊声母字为阳调。四声若皆按声母清浊分为阴阳两个独立的调类,即为8调。

古四声中某一声的清浊声母字若始终同调,即为不分阴阳,直接用古声调冠名即可,例如南京话古入声清浊声母字向来同调,今调名即为入声。大多数官话方言古去声清浊声母字的声调未曾分化过,今调名即为去声。

古四声中某一声的清浊声母字今若不同调,其中一个独立成调,另一个与其他调合并,独立成调的也应以阴阳调命名,而不必追求阴阳调名互相匹配,合并成调的则应根据归并方向命名。

例如,江阴话古平声清声母字今独立成调,浊声母字今与去声的浊声母字合并成调,钱乃荣(1992:34)将前者命名为阴平,后者为阳去。这样命名,音系中有阴平而无阳平,看起来不整齐,却反映了音变实际,有利于体现古今声调对应关系,正符合用四声命名的初衷。事实上,早先江阴话的浊平字也独立成调,阴平阳平俱全(赵元任,1928/1956:76),后来,“老年人能分阳平与阳去,调值有明显差别。阳平开始先平后升。有的中年人已不分,年轻人大多不分”。(鲍明炜,1998:144-145)可见江阴话的古平声先分化为阴阳二调,后来阳平又并入阳去,今调名保留阴平并让阳平空缺是恰当的;而若命名为平声则易使人误认为江阴话平声未曾分过阴阳,这虽然无碍于共时描写,却掩盖了历史演变。

需要指出的是,在确定方言调名时,不严格遵守四声命名法的做法并不罕见。例如,晋中太原型方言今音只有一类平声调,但“可分为两种类型:①平声包括古全浊、次浊及清声母平声字;②平声只包括古次浊、全浊声母平声字,古清声母平声字与清、次浊上声字合流”。(乔全生,2007:302)按四声命名法,第一类或许可以命名为平声,第二类则应命名为阳平,但实际上全都被称为平声。

又如,山西北区方言古清平和清上、次浊上合并成一个调类,在未确定这三类声调归并方向时,命名为阴平上(温端政、侯精一,1993:40)是恰当的。淄川方言今有三调:古清平、清入合为一调,浊平、清上、次浊上、全浊入合为一调,去声、全浊上、次

浊入合为一调,以上三调分别被命名为平声、上声、去声(孟庆泰、罗福腾,1994:9),这就不够确切。该方言入声已消失,其他三声按四声命名法应分别称为阴平、阳平上、去声,表列如下:

表一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浊	清	次浊	全浊
今调名	平声	上声			去声		平声	去声	上声
修正名	阴平	阳平上			去声		阴平	去声	阳平上

1.2 全次调

中古音声母不仅分清浊,清浊之下还各分全与次。全次也可以引起调值的明显区别,由此可以分立调类,与全清声母相配的仍称阴调,与次清声母相配的可称次阴调,与全浊声母相配的仍称阳调,与次浊声母相配的可称次阳调。阴阳和全次二级分调,理论上可以分出以下16个调:

表二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古全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今调名	阴平	次阴平	阳平	次阳平	阴上	次阴上	阳上	次阳上	阴去	次阴去	阳去	次阳去	阴入	次阴入	阳入	次阳入

目前尚未见16调俱全的方言,可见全次分调不如清浊分调普遍。原因在于,全清、次清与全浊、次浊的名称虽然整齐对应,性质却不相同。清声母的全次表现为阻塞音(obstruent)的送气(aspiration)与否,即其后是否伴随一段不带声的呼气音段。擦音的阻塞程度低于塞音和塞擦音,清擦音也就没有相应的送气音而属于全清声母。浊声母的全次则表现为是不是阻塞音,即发音时声道中有无足以产生摩擦噪声的收紧点(constriction)。因此,次阴调对应于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声母的音节,次阳调对应于非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的音节。也就是说,依全次分出的两类调实际上只是调值不同,而这两类不同调值又伴随着不同的声母,因而并不构成最小对立,也就不具备独立的音位价值。这或许类似中古四声与清浊声母相配时调值高低亦有细微差别而并不分立调类。就音位而言,全次调与阴阳调性质并不相同,阴阳调在清浊声母的对立消失之后已成为独立区别字义的调位,必须分立,全次调则可分可不分。就调值而言,次阴调总是低于阴调,甚至更接近阳调;次阳调总是高于阳调,甚至更接近阴调,次浊声母字还有读入阴调的。但若不分全次调,依四声命名法,次阴调仍宜归入

阴调,次阳调仍宜归入阳调。

就清声母而言,全次分调是对阴调的再分化,若4个阴调都分出次阴调,连同4个阳调,理论上可以有12个调。但在同一个方言里,迄今尚未有12调俱全的确切报道。阴调全次分化的典型例子是吴江方言,叶祥苓曾报道松陵、同里、平望3处均有12个调,但多数学者认为这3处以及吴江各处阴平调不分全次(张拱贵、刘丹青,1983;汪平,2008:455-461),而叶祥苓1958年记录松陵音时阴平也不分全次。汪平对叶祥苓所记平望方言的发音人进行了再调查,认为“不足以证明平声分调的存在”(汪平,2008:460)。笔者1984年记录的苏州南郊横塘乡声调也是上去入三声阴调皆分全次,唯独平声不分。不过,赣语修水、永修、德安、新余等方言的阴平则分化为阴平1和阴平2,实际上就是分全次,按四声命名法,阴平1应称阴平,阴平2应称次阴平。赣方言去入二声阴调也可分全次,但上声不分全次。吴方言和赣方言阴调分全次例见下表:(赣方言据刘纶鑫,1999:41,42,44,54)

表三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古全次		全	次		全	次	次	全	全	次		全	次	
吴语	苏州横塘 吴江黎里 11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次阴上	阳上		阴去	次阴去	阳去	阴入	次阴入	阳入
	永修江益 德安蒲亭 10调	阴平1	阴平2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1	阴去2	阳去	阴入1	阴入2	阳入	
赣语	修水义宁 9调	阴平1	阴平2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1	阴去2	阳去	阴入		阳入	
	丰城尚庄 8调	阴平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1	阴去2	阳去	阴入		阳入	
	星子 7调	阴平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1	阴去2	阳去	入声			

浊声母的全次分调更加少见,主要见于平声,去入二声偶见,上声未见。例如,南昌市新建县大塘坪赣语古浊平字“分为两类:次浊和全浊擦音声母为一类,全浊塞音和塞擦音为一类”,前一类称阳平1,后一类称阳平2(刘纶鑫,1999:47),按四声命名法,阳平1应称次阳平,阳平2则径称阳平。南昌县塔城乡浊平字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浊,称为阳平2,一类是次浊,与全清去合调,称为阳平1,(刘纶鑫,1999:46),按

四声命名法,阳平 2 应称阳平,阳平 1 可称阴去,去声则应称阳去,列表如下:

表四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古全次		全	次		次	全	全	次			次	全
新建大塘	阴平	阳平 2	阳平 1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修正名	阴平	阳平	次阳平									
南昌塔城	阴平	阳平 2	阳平 1	上声	去声	阳平 1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修正名	阴平	阳平	阴去			阴去					阳去	

还有些方言阴调和阳调皆可分全次。例如,赣语都昌方言全清入为阴入 1,次清入为阴入 2,全浊平为阳平 2,次浊平为阳平 1,全浊入为阳入 2,次浊入为阳入 1(刘纶鑫,1999:45)。按四声命名法,1 类阳调应称次阳调,2 类阳调径称阳调。湘语湘乡月山方言、双峰梓门桥方言都有 7 个调:阴平、阳平、次阳平、上声、阴去、次阴去、阳去。(陈晖,2008:137)阴阳皆分全次例见下表:

表五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古全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全	次	次	全	全	次	全	次	
新余渝水	阴平 1	阴平 2	阳平		上声		去声	上声	阳平		去声	阴入	入声 1	阴入	入声 2	阳入	入声 1
修正名	阴平	次阴平					阳去				阳去						
都昌	阴平		阳平 2	阳平 1	上声	阴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平	阴入 1	阴入 2	阳入 2	阳入 1			
修正名			阳平	次阳平							阴入	次阴入	阳入	次阳入			
湘乡月山 双峰梓门桥	阴平	阳平	次阳平	上声		阴去	次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平	阴去						

1.3 上下调

除了声母条件之外,韵母也可以造成声调的调值差异,进而分立调类,但作用范围有限,目前仅见于入声。粤方言入声不仅分阴阳,还可以按中古韵摄主元音的高低一分为二:深、臻、曾、通以及梗摄三四等为上入,咸、山、宕、江以及梗摄二等为下入,例如广州、阳江:(北大中文系,2006:29,32)

表六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古韵摄	(不限)						深臻曾 通梗 _{三四}	咸山宕 江梗 _二	深臻曾 通梗 _{三四}	咸山宕 江梗 _二
广州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 阴入	下 阴入	阳入	
阳江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上 阴入	下 阴入	上 阳入	下 阳入

客赣方言入声可以按中古韵摄的韵尾是否舌根塞音一分为二:咸、山、深、臻摄为入声 1,宕、江、曾、梗、通摄为入声 2,其实也可以用上下来命名。有些方言点的调类既可分全次,又可分上下。例如:(刘纶鑫,1999:67,92)

表七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清		浊	
古全次	全	次	全	次		次	全		浊	清	咸山 深臻	宕江曾 梗通
南丰琴城	全阴平	次阴平	全阳平	次阳平	阴上	去声			前入	后入	前入	后入
修正名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入	下入	上入	下入
南丰琴城	阴平		阳平 2	阳平 1	上声	去声			入声 1	入声 2	入声 1	入声 2
修正名			阳平	次阳平					上入	下入	上入	下入
信丰虎山	阴平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	阴入	阳入			

上下调也不能与阴阳调同日而语,它只发生于入声韵摄,对其他韵摄不具普遍性。依韵摄分出的两类调虽然调值不同,但两类不同调值必定伴随着不同的韵母,因此并不具备独立的音位价值。就音位而言,韵摄分调也非必需。

综上所述,多于 8 调的汉语方言均未超出四声八调系统,都可以用四声加阴阳的方式来命名。

贰 调类合并按归并方向命名

2.1 相同声调的阴阳合并

中古四声中某一声若先分化为阴阳二调,后来又合并,其调名往往需要斟酌。

上文提到太原型方言只有一类平声,它是未曾分化的古平声还是先分化为阴阳两调然后再合二为一,这个问题历来为学界所热议。若为前者,调名当然就是平声;若为后者,调名就很费斟酌。若是阴平并入阳平,调名当然就是阳平,反之则为阴平;若不能确定归并方向,可以叫阴阳平。

关于太原型方言平声之争,本文倾向于何大安(1987:1-15)、王士元(1988:38-42)、沈明(1999:259-265)先有阴阳再行合并的观点,其关键证据是平声字在连读变调时依声母清浊而有两种不同的连调式。王临惠(2003:100)认为“这不是平声曾经分阴阳的残留,而是声母的清浊对调值影响的痕迹”。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清浊声母可以使同一个单字调产生细微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只构成同一调位的不同变体,也可以分立两个不同的调位。但连调式是由字组里的单字调排列构成的,是调类的组合,清浊声母并不能直接构成连调式。既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连调式,那就表明清浊声母先已使平声分化为阴阳两个单字调,进而才能构成不同的连调式。连读变调“是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单字调基础上形成的,形成之后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发展演变并不一定与单字调同步”,(李小凡,2004:19)单字调合并后,连调式仍可保持原先的两种不同调值,因而可以作为该单字调是由早先的两个调合并的证据。乔全生(2007:304)提出,如果平声先分而后合,“那么,合流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调值、调型的相近或相同……而晋语并州片部分字连读可以区分阴阳平的痕迹所反映出来的阴阳平的调值和调型并不相同或相近……不同的调值怎么能够合并成一个调类呢?”调值相近是不是调类合并的必要条件尚需论证,从语言事实看,尽管音类合并常见于音值相近者,却并不以此为必要前提,甚至未必是“调类归并的首选条件”(王临惠,2003:103)。例如,“上海话阳平、阳上和阳去三个阳声调调值相近,提供了合流的可能性,但是阴上和阴去调值并不相近,却也合流了。”(薛才德,2007:166)舒调之间即使调型不同,其合并概率也要大于调型相同的舒调与促调。老派上海话的舒调[ɿ]55(阴上)并不与同调型的促调[ɿ]55(阴入)合并,却与不同调型的舒调[ɿ]35(阴去)合并(许宝华、陶寰,1997:10)。同为舒调,不同调型的阴调与阴调、阳调与阳调的合并几率也高于同调型的阴阳调合并。就连舒促和阴阳都不同的调类也有可能合

并,例如,庆元(竹口)方言阳平与阴入的合并:迟池=职织[tsɿ? ɿ]、全泉=雪血[tcyɿ? ɿ]。(李小凡、丘习丹,2005:95-100)音类合并可以是A并入B(A→B)或B并入A(B→A),也可以是A和B分别变成C(A→C←B),从而合并成一个新的类,其音值既不同于A也不同于B,这种情况颇为常见,不足为怪。太原型方言的平声如果确为先分阴阳然后再合并,而又不清楚是A→B还是B→A,抑或是A→C←B,按四声命名法可以称阴阳平。不过,沈明(1999:259-265)注意到太原型方言平声是平调型,其周边平声分阴阳的方言阳平多为平调型,阴平均非平调型,由此推断太原型方言两个平声的合并方向是阴平→阳平。按照四声命名法,合并后的调名就应该叫阳平。反对太原型方言平声先分阴阳再行合并说的一条理由是“尚未发现14世纪前后晋方言平分阴阳的文献资料”。(乔全生,2008:277)那么,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同样也不能断定当时是不分阴阳的。其实,正因为缺乏资料,才需要借助理论来进行推断。

西北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只有平上去三调的方言,其平声调大体也都是先分阴阳然后再合并的,(邓文靖,2009:66-72)调名也应根据合并方向来确定。

上声调也有先分阴阳再行合并的例子。赵则玲(2003:94)认为浙江兰溪市区“今有7个声调,无阳上调。古上声清声母字与浊声母字今音声调相同”,故称其为上声。但是,兰溪有些地点上声和去声都分阴阳。据秋谷裕幸等(2002:5)报道,诸葛镇阴上、阳上分别与阴去、阳去合并。据北京大学2009年调查,游埠镇至今仍保持四声八调格局。由此看来,兰溪方言上声早先是分阴阳的,后来发生了合并,但不同地点的合并方向并不一致,调名应该分别考虑。秋谷裕幸在合并方向未明的情况下,将诸葛镇的调名称为阴上去、阳上去是恰当的,赵则玲将市区的调名称为上声则易使人误认为上声未曾分过阴阳。不过,兰溪市区阴上和阳上的分合确有其复杂性,其阳上字多数读作阴上,但也有少数读作阳去,而其阴去字也有一些读作阴上。总的看来,阴上稳定不变,阳上变化方向不一,多数变同阴上,按照四声命名法,上声调应改称阴上调。兰溪方言上声分合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八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浊
游埠镇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诸葛镇	阴平	阳平	阴上去	阳上去		阴上去	阳上去	阴入	阳入
市区	阴平	阳平	上声(修正为阴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2.2 不同声调的合并

不同声调的合并常见的是入声与舒声的合并、浊上与浊去的合并。前者合并的方向显然是入声调并入舒声调,可以直接采用舒声调名,例如北京话全浊入并入阳平,次浊入并入上声,清入字派入平上去三声,调名即依舒声调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后者的合并方向通常是浊上归去,但未必一概如此,需要仔细斟酌。

北方方言全浊上声与去声唐末便开始合并,时人李涪以东都洛阳音为准绳,批评《切韵》不该区分以下全浊上声和去声字:“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到了宋代,《韵镜·归字例·上声去音》已将浊上归去定为规则:“今逐韵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然而当时南方方言尚未发生浊上归去的音变,所以李涪认为“很-恨、辩-弁、舅-旧、皓-号”声调不同是“吴民之言”。当代吴方言仍有不少地方还保持四声八调格局,但也有些地方全浊上声和全浊去声已经合并。假如两个音类的合并正在进行,可以观察到合并的方向。例如,据钱乃荣(1992:45)记录,上海老派有阴上调[ɿ]44和阴去调[ɿ]334,但有一些清上字“已读阴去调或阴上、阴去两读”,新派清上字则一律读阴去调。合并方向一目了然,合并后的调名当然就是阴去。但音变若已完成,便只能看到其结局是两类字的合并,合并的方向则无从观察。此时,合并后的调名就需要斟酌。例如,上海话浊平、浊上、浊去合并,钱乃荣(1992:45)认为是“古阳平、阳上声调字并入阳去(原文误作阴去)”,但并未提供像阴上并入阴去那样足以揭示合并方向的证据,合并后的调名定为阳去并无依据。许宝华等(1981:145)最初也用阳去调名,后来将其修正为阳舒调颇为恰当(许宝华、陶寰,1997:10)。

赵元任先生对苏州话浊上和浊去合并后的调名曾有斟酌,笔者不揣浅陋,于此再加斟酌。

苏州话19世纪中叶仍保持四声八调格局,陆懋修《乡音字类》(1877)虽然一部分全浊上声字已归入阳去,但大部分全浊上声字仍归在上声部分,且多为常用字(李军,2008:44)。陆基、方宾观《苏州注音符号》(1931)也说“苏州字音格声调,精密一点可以分成八声”,但从其所举例字来看,浊上声举的是次浊上“引”字,浊去声则举全浊上“幸”字,似乎反映次浊上仍独立成调,全浊上则混入全浊去。不过,丁邦新(2003:249,13-16)根据陆基的《苏州同音常用字汇》(1935)推断,“事实上大概阳上、阳去并不是两类,陆氏并不知道阳去该是哪些字,‘引幸’的分别只是为了凑足八声所做的区别,其实是同音字。那么,苏州话当时有七个声调的推论是确切不移

的。”丁先生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陆基对苏州话的声调的确显得茫然,认为“平上去三声在苏州人嘴里是不大分别格”。陆氏前后两书的微妙差异或许正反映了苏州话阳上调的消变。同一时期赵元任(1928/1956:75)记录的苏州话,阳上和阳去也已合并,至于合并后的调名,赵先生做过以下斟酌:

苏州的古上去浊母都并作一种读法,例如“有_白”,“右”同音,那么到底还是说阳上(有_白)变阳去(右)还是说阳去变阳上呐?单是就苏州一处论,那就无从解答,两种说法都对。假如说看它的声调音值“是”上“是”去,那完全是外行话。咱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古调的音值,无从比较起头,所以不能说像古音上为上,像古音去为去。要是拿现在的调值来比罢,那是一处一个样子。不要说天津重庆的上去音值刚刚掉个“个儿”,就是在吴语里,常熟跟绍兴的阳上去就差不多相反。跟诸暨比起来更无从说起,因为连曲线形状都根本改变了。调类的定名只有“以类比类”才是有意义的。比方苏州阳上去的名称不能定,可以拿别处的归类法比较。在好些别的地方有阳上的全浊跟阳去同调而阳上的次浊不与阳去混,这些地方当然可以算是阳上一部分“变阳去”的例。但阳去全部变阳上的简直没有这种地方,所以不论音值上怎么样,苏州的阳上算是变阳去。

赵先生的意思是,由于各调合并前的调值已无从知晓,又不能参照别处调值来定调名,因此只能参照别处调类分合的情况命名。别处有全浊上字与次浊上不同调而与全浊去同调的方言,表明原先阳上调中的全浊上字已变同阳去调,苏州话可比照此类方言。不过,根据赵先生(1928/1956:76)的记录,临近苏州的无锡、常熟、昆山、吴江、南汇都是全浊上、次浊上同为阳上调,浊去为阳去调;江阴、武进、靖江、丹阳都是次浊上与清上合并,全浊上与浊去合并;宝山和上海则与苏州一样,全浊上、次浊上都与浊去合并;只有松江一处是次浊上保持阳上调,全浊上并入阳去调。而松江与苏州并不毗邻。《当代吴语研究》附有吴江松陵音系,其调类分合与苏州话相同,但浊上和浊去合并的方向是“古阳去字归入阳上声调”(钱乃荣,2002:69),调名也就定为阳上而非阳去。赵先生若见到此类材料,当不致说“阳去全部变阳上的简直没有这种地方”。既然别处有阳上变阳去的,也有阳去变阳上的,该选哪一处作为参照还是难以确定。松陵镇离苏州市区最近,若参照此处来以类比类,则苏州话就该叫阳上调了。其实,除了参照其他方言进行“以类比类”,还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帮助判断合并方向。

新老异读可以反映两代人之间的音变,遗憾的是苏州市区的单字调并无新老异读,不过,郊区有的地方还存在城乡异读的残迹,乡下音比城里音保守,城乡异读与新

老异读性质相似。笔者 1984 年记录到苏州南郊横塘镇少数字尚保留阳上和阳去的对立,阳上调值[↗]231,与市区的合并调值相同,阳去则为市区所没有的双曲调[↘]2312:范[ve↘]饭[ve↘]、动[doŋ↘]洞[doŋ↘]、坐[zou↘]、座[zou↘]、部[bu↘]步[bu↘]、柱[zq↘]住[zq↘]。以上例子似表明浊上与浊去的合并方向是浊去并入浊上。笔者(1998:215)曾据此将合并后的调名称为阳上。

有些历史文献反映音变历程,据此也可以判断合并方向。最近得知苏州传教协会(The Soochow Missionary Association)1891 年编过一本 *A Syllabary of the Soochow Dialect*(苏州方言字音表),收 4000 多字,用发圈法标四声,阴阳由声母清浊决定,字音表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当时苏州话浊上和浊去的分合情况:全浊上声字多标为去声,次浊上声字仍标上声(蔡佺,2008)。这与陆懋修《乡音字类》和陆基、方宾观《苏州注音符号》互相印证,有力地证明了苏州话浊上与浊去的合并历程是全浊上率先并入阳去,次浊上随后并入,那么,合并后的调名还是应该叫阳去。根据文献与根据城乡异读推测的合并方向并不一致,可做如下解释:阳上调里的阻塞音声母(全浊)字先读同阳去双曲调,非阻塞音声母(次浊)字随后也向阳去合并,等到阳上和阳去完全混同后,其双曲调值又简化为单曲,恰似已经消亡的阳上调。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6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 鲍明炜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 蔡 佺 2008 19 世纪末的苏州话,第五届国际吴语学术研讨会论文
- 陈 晖 2006 《湘方言语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丁邦新 1989/1998 汉语声调的演变,《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丁邦新 2003 《一百年前的苏州话》,上海教育出版社
- 何大安 1987 声调的完全回头演变是否可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5 本第 1 分
- 何大安 1990 送气分调及相关问题,《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李 军 2008 《乡音字类》所反映的十九世纪中叶苏州话读书音,《方言》第 1 期
- 李小凡 2004 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和类型,《方言》第 1 期
- 李小凡 2005 庆元(竹口)方言古浊平字类的入声化及其成因,《吴语研究(三)》,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小凡 1998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陆 基、方宾观 1931 《苏州注音符号》,商务印书馆(见丁邦新 2003)
- 陆 基 1935 《苏州同音常用字汇》,赵元任、赵新那手抄(见丁邦新 2003)
- 雒 鹏 1999 一种只有两个声调的汉语方言——兰州红谷话的声韵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孟庆泰、罗福腾 1994 《淄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乔全生 2007 晋语的平声调及其历史演变，《中国语文》第4期
- 乔全生 2008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
- 秋谷裕幸 2002 《吴语兰溪东阳方言调查报告》，神户外国语大学
- 沈明 1999 山西晋语古清平字的演变，《方言》第4期
- 汪平 2008 吴江方言声调再讨论，《中国语文》第5期
- 王临惠 2001 汾河流域方言平声调的类型及其成因，《方言》第1期
- 王临惠 2003 《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士元 1988 声调发展方式一说，《语文研究》第1期
- 温端政、侯精一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辛世彪 2004 《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 1981 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2期
- 许宝华、陶寰 1997 《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薛才德 2007 上海话语音的演变与方言接触，《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杨翊强 1989 湘乡方音声调系统简析，《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张拱贵、刘丹青 1983 吴江方言声调初步调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 张家茂 2001 苏州木渎农村音系记略
- 赵文靖 2009 西北地方三调方言分布特点透析，《兰州大学学报》第3期
- 赵元任 1928/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
- 赵则玲 2003 浙江兰溪方言音系，《宁波大学学报》第16卷第4期

On the Terminology of Tones

LI Xiaofan

Abstract The toneme nomenclature and tone value nomenclature are from the prospect of synchronic while the four-tone-nomenclature is from both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rospects. The four-tone-nomenclature is widely used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for comparative study both on dialects and o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materials of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giv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MC eight tones in modern dialects and their terminology.

Key words Tones, terminology of tones, the four-tone-nomenclature, *yinyangdiao* (阴阳调), *quancidiao* (全次调), *shangxiadiao* (上下调)